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今古奇觀 第五十二卷 俏梅香傳香結良緣

詩云： 閨中隱禍自誰萌？狡婢從來易惹情。

代送秋波留去客，慣傳春信學流鶯。

只因出閣梅香細，引得窺園蝶翅輕。

不是紅娘通線索，鶯鶯何處覓張生？

這首詩與這回小說都極道婢子之刁頑，梅香之狡獪，要使治家的人知道這種利害，好去提防覺察他，庶不致內外交通，閨門受玷。乃維持風教之書，並不是宣淫敗化之論也。

從古及今，都把「梅香」二字做了丫鬟的通號，習而不察者都說是個美稱。殊不知這兩個字眼古人原有深意：梅者，媒也；香者，向也。梅傳春信，香惹游蜂，春信在內，游蜂在外，若不是他向裡向外牽合攏來，如何得在一處？以此相呼，全要人顧名思義，刻刻防閒，一有不察，就要做出事來，及至玷污清名，梅香而主臭矣。若不是這種意思，丫鬟的名目甚多，那一種花卉、那一件器皿不曾取過喚過？為何別樣不傳，獨有「梅香」二字千古相因而不變也？

明朝有個嫠婦，從二八之年守寡，守到四□餘歲，通族逼之不嫁，父母勸之不轉，真是心如鐵石，還做出許多激烈事來。忽然一夜，在睡夢之中受了奸人的玷污，將醒未醒之際，覺得身上有個男子，只說還在良人未死之時，摟了姦夫盡情歡悅，直到事畢之後，忽然警醒，才曉得男子是個奸人，自家是個寡婦，問他「何人引進，忽然到此？」姦夫見他身已受染，料無他意，就把真情說出來。原來是此婦之婢一向與他私通，進房宿歇者已非一次，誠恐主母知覺，要難為他，故此教導姦夫索性一網打盡，好圖個長久歡娛，說：「主母平日喜睡，非大呼不醒，乘他春夢未醒，悄悄過去行奸，只要三寸落肉，大事已成，就醒轉來也不好喊叫地方再來捉獲你了。」

姦夫聽了此話，不覺色膽如天，故此爬上牀來，做了這樁歹事。

此婦乍聞此言，雖然懊恨，還要顧惜名聲，不敢發作。及至姦夫去後，思想二□餘年的苦節，一旦壞於丫鬟之手，豈肯甘心？忍又忍不住，說又說不出，只把丫鬟叫到面前，咬上幾口，自己長歎數聲，自縊而斃。後來家人知覺，告到官司，將姦夫處斬，丫鬟問了凌遲。那爰書上面有四句云：

「仇恨雖雪於死後，聲名已玷於生前；難免守身不固之愆，可為御下不嚴之戒。」

另有一個梅香，做出許多奇事，成就了一對佳人才子費盡死力撮不攏的姻緣，與一味貪淫壞事者有別。看官們見了，一定要修為美談，說：「與前面之人不該同年而語。」卻不知做小說者頗諳《春秋》之義：世上的月老，人人做得，獨有丫鬟做不得；丫鬟做媒，送小姐出閣，就如奸臣賣國，以君父予人，同是一種道理。故此這回小說原為垂戒而作，非示勸也。

宋朝元祐年間，有個青年秀士，姓裴，字子到，因他排行第七，人都喚做裴七郎。住在臨安城內，生得俊雅不凡，又且才高學富，常以一第自許。早年娶妻封氏，乃本郡富室之女，奩豐而貌齷，行卑而性高，七郎深以為恥。未聘封氏之先，七郎之父曾與韋姓有約，許結婚姻。彼時七郎幼小，聲名未著，及至到弱冠之歲，才名大噪於裡中，素封之家人人欲得以為婿。封氏之父就央媒妁來議親。裴翁見說他的妝奩較韋家不止□倍，狃於世俗之見，決不肯取少而棄多，所以撇卻韋家，定了封氏。

七郎做親之後，見他狀貌稀奇，又不自知其丑，偏要豔妝麗服，在人前賣弄，說他是臨安城內數得著的佳人。一月之中，定要約了女伴，到西湖上遊玩幾次。只因自幼嬌養，習慣嬉游，不肯為人所制。七郎是個風流少年，未娶之先，曾對朋友說了大話，定要娶個絕世佳人，不然，寧可終身獨處。

誰想弄到其間，得了個東施嫫媧！恐怕為人恥笑，任憑妻子遊玩，自己再不相陪。連朋友認得的家僮也不許他跟隨出去，貼身服事者俱是內家之人，要使朋友遇見，認不出是誰家之女，那姓之妻，就使他笑罵幾聲，批評幾句，也說不到自己身上。

一日，偶值端陽佳節，合郡的男女都到湖上看競龍舟，七郎也隨了眾人夾在男子裡面。正看到熱鬧之處，不想颶風大作，浪聲如雷，竟把五月五日的西湖水變做八月□八的錢塘江，潮頭准有五尺多高，盈舟滿載的游女都打得渾身透濕。搖船之人把捺不定，都叫他及早上岸，再遲一刻就要翻下水了。

那些女眷們聽見，那一個不想逃生？幾百船的婦人一齊走上岸去，竟把蘇堤立潰，幾乎踏沉了六橋。

男子裡面有幾個輕薄的少年，倡為一說道：「看這光景，今日的風潮是斷然不住的了。這些內容料想不得上船。只好步行回去。我們立在總路頭上，大家領略一番，且看這一郡之中有幾名國色。從來有句舊話，說『杭州城內有脂粉而無佳人』，今日這場大雨，分明是天公好事，要我們考試真才，特地降此甘霖，替他們洗脂滌粉，露出本來面目，好待我輩文人品題高下的意思。不可負了天心，大家趕上前去！」眾人聽了，都道他是不易之論，連平日說過大話不能應嘴的裴七郎，也說眼力甚高。竟以總裁自命。

大家一齊趕去，立在西泠橋，又各人取些石塊墊了腳跟，才好居高而臨下。方才站立得定，只見那些女眷如蜂似蟻而來，也有擎傘的，也有遮扇的，也有摘張荷葉蓋在頭上，像一朵落水芙蓉隨風吹到的，又有傘也不擎、扇也不遮、荷葉也不蓋、像一樹雨打梨花沒人遮蔽的。眾人細觀容貌，都是些中下之材，並沒有殊姿絕色。看過幾百隊，都是如此。大家歎息幾聲，各念《四書》一句道：「才難，不其然乎！」

正在嗟歎之際，只見一個朋友從後面趕來，對著眾人道：

「有個絕世佳人來了，大家請看！」眾人睜著眼睛，一齊觀望，只見許多婢僕簇擁著一個婦人，走到面前，果然不是尋常姿色，莫說他自己一笑可以傾國傾城，就是眾人見了，也都要一笑傾城、再笑傾國起來！有《西江月》一詞為證：

面似退光黑漆，肌生冰裂玄紋。腮邊頰上有奇痕，彷彿湘妃淚印。指露幾條碧玉，牙開兩片烏銀。

秋波一轉更銷魂，驚得才郎倒褪！

你道這婦人是誰？原來不是別個，就是封員外的嫡親小姐、裴七郎的結髮夫人。一向怕人知道。丈夫不敢追隨，任親戚朋友在背後批評，自家以眼不見為淨的。誰想到了今日，竟要當場出丑，迴避不及起來。起先那人看見，知道是個丑婦，故意走向前來。把左話右說，要使人辨眼看神仙、忽地逢魑魅，好吃驚發笑的意思。及至走到面前，人人掩口，個個低頭，都說：「青天白日見了鬼，不是一樁好事！」大家閉了眼睛，待他過去。

裴七郎聽見，羞得滿面通紅，措身無地。還虧得預先識破，遠遠望見他來，就躲在眾人背後，又縮短了幾寸，使他從面前走過，認不出自己丈夫，省得叫喚出來，被人識破。走到的時節，巴不得他腳底騰雲，快快的走將過去，省得延捱時刻，多聽許多惡聲。誰想那三寸金蓮有些駝背，勉強曲在其中，到急忙要走的時節，被弓鞋束縛住了，一時伸他不直，要快也快不來的。若還信意走去，雖然不快，還只消半刻時辰。當不得他賣弄妖嬈，但是人多的去處，就要扭扭捏捏，弄些態度出來，要使人贊好。任你大雨盆傾，他決不肯疾趨而過。誰想腳下的爛泥與橋邊的石塊都是些冤家對頭，不替他長豔助嬌，偏使人出乖露丑。正在扭捏之際，被石塊撞了腳尖，爛泥糊住高底，一交跌倒，不覺四體朝天。到這倉惶失措的時節，自然扭捏不來，少不得搶地呼天，倩人扶救，沒有一般醜態不露在從人面前，幾乎把上百個少年一齊笑死。

起先的裴七郎雖然縮了身子，還只短得幾寸，及至到了此時，竟把頭腦手中足縮做一團，假裝個原壤夷俟玩世不恭的光景，好掩飾耳目。正在嘩噪之時，又有一隊婦人走到，看見封氏吃跌，個個走來相扶，內中有好有歹，嫵妍不一。獨有兩位佳人，年紀在二八上下，生得奇嬌異豔，光彩奪人，被幾層濕透的羅衫黏在裸體之上，把兩個豐似多肌、柔若無骨的身子透露得明明白白，連那

酥胸玉乳也不在若隱若現之間。

眾人見了，就齊聲贊歎，都說：「狀元有了，榜眼也有了，只可惜沒有探花，湊不完鼎甲。只好虛席以待，等明歲端陽再來收錄遺才罷了。」裴七郎聽見這句話，就漸漸伸出頭來。又怕妻子看見，帶累自家出丑，取出一把扇子，遮住面容，只從扇骨中間露出一雙餓眼，把那兩位佳人細細的領略一遍，果然是天下無雙、世間少二的女子。

看了一會，眾人已把封氏扶起。隨身的伴當見他衣裳污穢，不便行走，只得送入寺中暫坐一會，去喚轎子來接他。這班輕薄少年，遇了絕色，竟像餓鷹見兔，饑犬聞腥，那裡還丟得下他？就成群結隊尾著女伴而行。裴七郎怕露行藏，只得丟了妻子，隨著眾人回去。

只見那兩位佳人合擎著一把雨蓋，緩行幾步，急行幾步，緩又緩得可愛，急又急得可憐，雖在張皇急遽之時，不見一毫醜態。可見純是天資，絕無粉飾，若不是颶風狂雨，怎顯得出絕世佳人！及至走過斷橋，那些女伴都借人家躲雨，好等轎子出來迎接。這班少年跟不到人家裡面去，只得割愛而行。

裴七郎自從端陽之日見妻子在眾人面前露出許多醜態，令自己無處藏身，刻刻羞慚欲死。眾人都說：「這樣丑婦，在家裡坐坐罷了，為甚麼也來游湖。弄得這般笑話！總是男子不是，不肯替婦人藏拙，以致如此。可惜不知姓名，若還知道姓名，倒有幾齣戲文好做。婦人是「丑」，少不得男子是「淨」，這兩個花面自然是拆不開的。況且有兩位佳人做了旦腳，沒有東施嫫媧，顯不出西子王嬙，借重這位功臣點綴也好。」內中有幾個道：「有了正旦、小旦，少不得要用正生、小生，拚得費些心機去查訪姓字，兼問他所許之人。我們肯做戲文，不愁他的丈夫不來潤筆。這樁有興的事是落得做的。」

又有一個道：「若要查訪，連花面的名字也要查訪出來，好等流芳者流芳，貽臭者貽臭。」

七郎聞了此言，不但羞慚，又且驚怕，惟恐兩筆水粉要送上臉來。所以百般掩飾，不但不露羞容，倒反隨了眾人也說他丈夫不是，被眾人笑罵，不足為奇，連自己也笑罵自己！

及至回到家中，思想起來，終日痛恨，對了封氏雖然不好說得，卻懷了一片異心，時時默禱神明，但願他早生早化。

不想丑到極處的婦人，一般也犯造物之忌，不消丈夫咒得，那些魑魅魍魎要尋他去做伴侶，早已送下邀貼了。只因游湖之日遇了疾風暴雨，激出個感寒症來。況且平日喜裝標緻，慣弄妖嬈。只說遇見的男子沒有一個不稱羨他，要使美麗之名揚於通國，誰想無心吃跌，聽見許多惡聲，才曉得自己的尊容原不□分美麗。「我在急遽之中露出本相，別人也在倉卒之間頃吐出真言。」平日那些扭捏工夫都用在無益之地。

所以鬱悶填胸，病上加病，不曾睡得幾日，就嗚呼了。起先要為悅己者容，不意反憎己者死。

七郎歿了丑妻，只當眼中去屑，那裡暢快得了，少不得把以前的大話又從新說起，思想：「這一次續弦，定要娶個傾城絕色，使通國之人贊美，方才洗得前羞。通國所贊者，只有那兩位女子，料想不能全得，只要娶他一位，也就可以誇示眾人。不但應了如今的口，連以前的話都不至落空。那戲文上面的正生，自然要讓我做，豈止不填花面而已哉！」算計完了，就隨著朋友去查訪佳人的姓字。訪了幾日，並無音耗。

不想在無心之際遇著一個轎夫，是那日抬他回去的，方才說了姓名。原來不是別個，就是裴七郎未娶之先與他許過婚議的。一個是韋家小姐，一個是侍妾能紅，都還不曾許嫁。

說話的，你以前敘事都敘得人情，獨有這句說話講脫節了。既是梅香、小姐，那日湖邊相遇，眾人都有眼睛，就該識出來了，為何彼時不覺，都說是一班游女，兩位佳人，直到此時方才查訪得出？

看官有所不知。那一日湖邊遇雨，都在張皇急遽之時，論不得尊卑上下，總是並肩而行；況且兩隻玉手同執了一把雨蓋，你靠著我，我挨著你，竟像一朵並頭蓮，辨不出誰花誰葉。所以眾人看了，竟像同行姊妹一般。及至查問起來，那說話的人決不肯朦朧答應，自然要分別尊卑，說明就裡。眾人知道，就愈加贊美起來，都說：「一分人家生出兩件至寶，況是一主一婢，可謂奇而又奇！」

這個梅香反大小姐兩歲，小姐二八，他已二九。原名叫做桃花，因與小姐同學讀書，先生見他資穎出眾，相貌可觀。

將來必有良遇，恐怕以「桃花」二字見輕於人，說他是婢子，故此告過主人，替他改了名字，叫做能紅，依舊不失桃花之意，所謂「桃花能紅能白」也。

七郎訪著根蒂，就不覺顛狂起來，說：「我這頭親事若做得成，不但娶了嬌妻，又且得了美妾，圖一得二，何等便宜！

這頭親事又不是劈空說起，當日原有成儀的，如今要復前約，料想沒甚疑難。」就對父母說知，叫他重溫舊好。

裴翁因前面的媳婦娶得不妥，大傷兒子之心，這番續弦，但憑他自家做主，並不相拗，原央舊時的媒妁過去說親。韋翁聽見個「裴」字，就高聲發作起來，說：「他當日愛富嫌貧，背了前議，這樣負心之輩，我恨不得立斬其頭，剜出心肝五臟拿來下酒，還肯把親事許他！他有財主做了親翁，佳人做了媳婦，這一生一世用不著貧賤之交，糟糠之婦了，為甚麼又來尋我？莫說我這樣女兒不愁沒有嫁處，就是折腳爛腿、耳聾眼瞎沒有人要的，我也拚得養他一世，決不肯折了餓氣，嫁與仇人！落得不要講起！」媒人見他所說的話是一團道理，沒有半句回他。只得賠罪出門，轉到裴家，以前言奉復。

裴翁知道不可挽回，就勸兒子別娶。七郎道：「今生今世不得與韋小姐成親，寧可守義而死。就是守義而死，也不敢盡其天年，只好等他一年半載，若還執意到底，不肯許諾，就當死於非命，以贖前愆！」

父母聽了此言，激得口呆目定，又向媒人下跪，求他勉力周全。媒人無可奈何，只得又去傳說。韋翁不見，只叫妻子回覆他。婦人的口氣，更比男子不同，竟是帶講帶罵說：

「從來慕富嫌貧是女家所做之事，那一本戲文小說不是男家守義，女家背盟？他如今倒做轉來，卻像他家兒子是天下沒有的人，我家女兒是世間無用之物！如今做親幾年，也不曾見他帶挈丈人丈母做了皇親國戚；我這個沒用女兒，倒常有舉人進士夫人來說親，只因年貌不對，我不肯就許。像他這樣才郎還選得出。叫他醒一醒春夢，不要思量！」說過這些話，就指名道姓咒罵起來，比《王婆罵雞》更加熱鬧。媒人不好意思，只得告別而行，就絕口回覆裴翁，叫他斷卻癡想。

七郎聽了這些話，一發愁悶不已，反覆思量道：「難道眼見的佳人，許過的親事，就肯罷了不成？照媒人說來，他父母的主意是立定不移的了，但不知小姐心上喜怒若何？或者父母不曾讀書，但拘小忿，不顧大體，所以這般決裂。他是個讀書明理之人，知道『從一而終』是婦人家一定之理，當初許過一番，就有夫妻之義，矢節不嫁，要歸原夫，也未可料。待我用心打聽，看有甚麼婦人常在他家走動，拚得辦些禮物去結識他，求他在小姐跟前探一探動靜。若不□分見絕，就把『節義』二字去掀動他。小姐肯許，不怕父母不從。死灰復燃，也是或有之事。」主意定了，就終日出門打聽。聞得有個女工師父叫做俞阿媽，韋小姐與能紅的繡作是他自小教會的，住在相近之處，不時往來；其夫乃學中門斗，七郎入泮之年，恰好派著他管路，一向原是相熟的。

七郎問著此人，就說有三分機會了。即時備下盛禮，因其夫而謁其妻，求他收了禮物，方才啟齒。把當日改娶的苦衷與此時求親的至意，備細陳述一番，要他瞞了二人，達之閨閣。俞阿媽道：「韋小姐是端莊不過的人，非禮之言無由入耳。別樣的話，我斷然不敢代傳，獨有『節義』二字是他喜聞樂聽的，待我就去傳說。」七郎甚喜，當日不肯回家，只在就近之處坐了半日，好聽回音。

俞阿媽走入韋家，見了小姐，先說幾句閒言，然後引歸正路，照依七郎的話一字不改，只把圖謀之意變做攛掇之詞。

小姐回覆道：「阿媽說錯了。『節義』二字原是分析不開的，有了義夫才有節婦，沒有男子不義責婦人以守節之禮。他既然立心娶我，就不該慕富嫌貧，悔了前議。既悔前議，就是恩斷義絕之人了，還有甚麼瓜葛？他這些說話，都是支離矯強之詞，沒有一分道理。阿媽是個正人，也不該替他傳說。」俞阿媽道：「悔盟別娶之事，是父母逼他做的，不幹自己之事，也該原有他一分。」

韋小姐道：「父母相逼，也要他肯從，同是一樣天倫，難道他的父母就該遵依，我的父母就該違拗不成？四德三從之禮，原為女子而設，不曾說及男人，如今做男子的倒要在家從父，難道叫我做婦人的反要未嫁從夫不成？」

一發說得好笑！」俞阿媽道：「婚姻之事，執不得古板，要隨緣法轉的。他起初原要娶你，後來惑於媒灼之言，改娶封氏。

如今成親不久，依舊做了鰥夫，你又在閨中待字，不曾許別姓，可見封家女子與他無緣，裴姓郎君該你有分的了。況且這位郎君又有絕美的姿貌，是臨安城內數一數二的才子。我家男人現在學裡做齋夫，難道不知秀才好歎？我這番攛掇，原為你終身起見，不是圖他的謝禮。」韋小姐道：「緣法之有無，繫於人心之向背；我如今一心不願，就是與他無緣了，如何強得？人生一世，貴賤窮通都有一定之數，不是強得來的，總是聽天由命，但憑父母主張罷了。」

俞阿媽見他堅執不允，就改轉口來，倒把他稱贊一番，方才出去。走到自己門前，恰好遇著七郎來討回覆。俞阿媽留到家中，把小姐的話對他細述一番，說：「這頭親事是斷門絕路的了，及早他圖，不可誤了婚姻大事。」七郎呆想一會，又對他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另有一樁心事，望你周全。小姐自己不願，也不敢再強。聞得他家有個侍妾，喚做能紅，姿貌才情不在小姐之下。如今小姐沒分，只得想到梅香。求你勸他主人，把能紅當了小姐，嫁與卑人續弦，一來踐前言，二來絕我癡想，三來使別人知道，說他志氣高強，不屑以親生之女嫁與有隙之人，但以梅香塞責，只當羞辱我一場，豈不是樁便事！若還依他執意不肯通融，求你瞞了主人，把這番情節傳與能紅知道，說我在湖邊一見，驚地銷魂，不意芝草無根，竟出在平原下土；求他鑒我這點誠心，想出一條門路，與我同效鸞鳳，豈不是樁美事。」說了這些話，又具一副厚禮，親獻與他——不是錢財，也不是幣帛，有詩為證：

餞媒薄酒不堪斟，別有程儀表寸心；

非是手頭無白鏹，愛從膝下獻黃金。

七郎一邊說話，一邊把七尺多長的身子漸漸的將下去。說到話完的時節，不知不覺就跪在此婦面前，等他伸手相扶，已做矮人一會了。

俞阿媽見他禮數慇懃，情詞哀切，就不覺動了婆心，回覆他道：「小姐的事，我決不敢應承，在他主人面前也不好說得。他既不許小姐，如何又許梅香？說起梅香，倒要愈增其怒了。獨有能紅這個女子，是乖巧不過的人，算計又多，口嘴又來得，竟把一家之人都放不在眼裡，只有小姐一個他還忌憚幾分。若還看得你上，他自有妙計出來，或者會駕馭主人，做了這頭親事，也未見得。你如今且別，待我緩緩的說他，一有好音，就遣人來相復。」

七郎聽到此處，真是死灰復燃，不覺眉歡眼笑起來。感謝不已。起先丟了小姐，只想梅香，還怕圖不到手；如今未曾得隴，已先望蜀，依舊要借能紅之力，希冀兩全。只是講不出口，恐怕俞阿媽說他志願太奢，不肯任事。只唱幾個肥喏，叮嚀致謝而去。

俞阿媽受托之後，把七郎這樁心事刻刻放在心上。一日，走到韋家，背了小姐正要與能紅說話，不想這個妮子竟有先見之明，不等他開口，就預先阻住道：「師父今日到此，莫非替人做說客麼？只怕能紅的耳朵比小姐還硬幾分，不肯聽非禮之言，替人做曖昧之事。你落得不要開口。受人一跪，少不得要加利還他，我笑你這樁生意做折本了！」

俞阿媽聽見這些話，嚇得毛骨悚然，說：「他就是神仙，也沒有這等靈異！為甚麼我家的事他件件得知，連受人一跪也瞞他不得？難道是有千里眼、順風耳的不成？既被他識破機關，倒不好支吾掩飾。」就回他道：「我果然來做說客，要使你這位佳人配個絕世的才子。我受他一跪原是真的，但不知你坐在家中，何由知道？」能紅道：「豈不聞：『人間私語，天聞若雷；暗室虧心，神目如電？』我是個神仙轉世，你與他商議的事，我那一件不知？只揀要緊的話說幾句罷了。只說一件：他托你圖謀，原是為了著小姐，如今丟了小姐不說，反說到我身上來，卻是為何？莫非借我為由，好做『假途滅虢』之事麼？」俞阿媽道：「起先的話，句句被你講著，獨有這一句，卻是亂猜。他下跪之意，原是為了你，並不曾講起『小姐』二字，為甚麼屈起人來？」

能紅聽了這句話，就低頭不語。想了一會，又問他道：

「既然如此，他為我這般人尚且下跪，起先為著小姐還不知怎麼樣哀求，不是磕碎頭皮，就是跪傷腳骨了！」俞阿媽道：

「這樣看起來，你還是個假神仙。起先那些說話並沒有真知灼見，都是偶然撞著的。他說小姐的時節不但不曾下跪，連喏也不唱一聲。後來因小姐不許，絕了指望，就想到你身上來，要央我作伐，又怕我畏難不許，故此深深屈了一膝。這段真切的意思，你也負不得他。」

能紅聽到此處，方才說出真情。——原來韋家的宅子就在俞阿媽前面，兩家相對，只隔一牆。韋宅後園之中有危樓一座，名曰「拂雲樓」。樓窗外又有一座露台，原為曬衣而設，四面有笆籬圍著，裡面看見外面，外面之人卻看不見裡面的。那日俞阿媽過去說親，早被能紅所料，知道俞家門內定有裴姓之人，就預先走上露台等他回去，好看來人的動靜。

不想俞阿媽走到，果然同著男子進門。裴七郎的相貌丰姿已被他一覽而盡。及至看到後來，見七郎忽然下跪，只說還是為小姐，要他設計圖謀，不但求親，還有希圖苟合之意，就時時刻刻防備他。這一日見他走來，特地背著小姐要與自己講話，只說「這個老狗，自己受人之托，反要我代做紅娘，那有這等便宜事！」所以不等開口，就預先說破他，正顏厲色之中，原帶了三分醋意。如今知道那番屈膝全是為著自己，就不覺改酸為甜，釀醋成蜜，要與他親熱來，好商量做事。——

既把真情說了一遍，又對他道：「這位郎君果然生得俊雅，他既肯俯就，我做侍妾的人豈不願仰攀？只是一件：恐怕他醉翁之意終不在酒，要預先娶了梅香，好招致小姐的意思。招致得去，未免得魚忘筌，『寵愛』二字，輪我不著。若還招致不去，一發以廢物相看，不但無恩，又且生怨了，如何使得！」

你如今對我直說，他跪求之意，還是真以能紅，還是要圖小姐？」俞阿媽道：「青天在上，不可冤屈了人！他實實為你自己。你若肯許，他少不得央媒說合，用花燈四轎抬過門，豈有把梅香做了正妻，再娶小姐為妾之理？」

能紅聽了這一句，就大笑起來，道：「被你這一句話破了我滿肚疑心。這等看來，他是個情種無疑了。做名士的人，那裡尋不出妻子，千金小姐也易得，何況梅香？竟肯下起跪來！」

你去對他說，他若單為小姐，連能紅也不得進門；既然要娶能紅，只怕連小姐也不曾絕望。我與小姐其勢相連，沒有我東他西、我前他後之理。這兩姓之人已做了仇家敵國，若要仗媒人之力從外面說進裡面來，這是必無之事，終身不得的了。虧得一家之人知道我平日有些見識，做事的時節雖不服氣問我，卻常在無意之中探聽我的口氣。我說該做，他就去做，我說不該做，就是議定之事也到底做不成。莫說別樣，就是他家這頭親事，也吃虧我平日之間替小姐氣忿不過，說他許多不是，所以一家三口都聽了先入之言，恨他入骨。故此，媒人見不得面，親事開不得口。若還這句話講在下跪之先，我肯替他做個內應，只怕此時的親事都好娶過門了。如今叫我改口說好，勸他去做，其實有些煩難。若要丟了小姐替自己說話，一發是難上加難，神仙做不來的事了。只好隨機應變，生出個法子來，依舊把小姐為名，只當替他畫策。公事若做得就，連私事也會成。豈不是一舉兩得？」俞阿媽聽了這些話，喜歡不了，問他計將安出。能紅道：「這個計較，不是一時三刻想得來的。叫他安心等待，一有機會，我就叫人請你，等你去知會他，大家商議做事。不是我誇嘴說，這頭親事，只怕能紅不許，若還許出了口，莫說平等人家圖我們不去，就是皇帝要選妃，地方報了名字，抬到官府堂上，憑著我一張利嘴，也騙得脫身，何況別樣的事！」

俞阿媽道：「但願如此。且看你的手段。」當日別了回去，把七郎請到家中，將能紅所說的話細細述了一遍。七郎驚喜欲狂，知道這番好事都由屈膝而來，就索性謙恭到底，對著拂雲樓深深拜了四拜，做個「望闕謝恩」。能紅見了，一發憐上加憐，惜中添惜，恨不得他寅時說親，卯時就許，辰時就借花燭。把入門的好事，就像官府擺頭踏一般，名役在先，本官在後，先從二夫人做起，才是他的心事。當不得事勢艱難，卒急不能到手，就終日在主人面前窺察，心上思量道：「說壞的事要從新說他好來，容易開不得口，畢竟要使旁邊的人忽然挑動，然後乘機而入，方才有些頭腦。」——怎奈一家之人絕口不提「裴」字。又當不得說親的媒人接踵而至，一日裡面極少也有三四起。所說的才郎，家聲門第，都在七郎之上。

又有許多縉紳大老，願出重聘，要娶能紅做小。都不肯羈延時日，說過之後，到別處轉一轉，就來坐索回音，卻像遲了一刻就輪不著自己，要被別人搶去一般。

為甚麼這一主一婢都長到及笄之年，以前除了七郎並無一家說起，到這時候兩個的婚姻就一齊發動起來？要曉得韋翁夫婦是一分老實人家，家中藏著窈窕女兒，娉婷侍妾，不肯使人見面。這兩位佳人就像璞中的美玉，蚌內的明珠，外面之人何從知道？就是端陽這一日偶然出去游湖，雜在那脂粉叢中，綺羅隊裡，人人面白，個個唇紅，那些喜看婦人的男子料想不得攏身，極近便的也在□步之外，縱有傾城美色，那裡辨得出來？虧了那幾陣怪風，一天狂雨，替這兩位女子做了個大大媒人，所以傾國的才郎都動了求婚之念，知道裴七郎以前沒福，坐失良緣，所謂「秦失其鹿，非高才捷足者不能得之」，故此急急相求，不肯錯過機會。

能紅見了這些光景，不但不怕，倒說「裴七郎的機會就在此中」。知道一家三口都是極信命的，故意在韋翁夫婦面前假傳聖旨，說：「小姐有句隱情不好對爺娘說得，只在我面前講。他說婚姻是樁大事，切不可輕易許人，定要把年紀生月預先討來，請個有意思的先生推算一推算。推算得好的，然後與他合婚，合得著的就許。若有一毫合不著，就要回絕了他。不可又像人裴家的故事，當初只因不曾推合，開口便許，那裡知道不是婚姻；還虧得在未娶之先就變了卦，萬一娶過門去，兩下不和，又要更變起來，怎麼了得！」韋翁夫婦道：

「婚姻大事，豈有不去推合之理？我在外面推合，他那裡得知？」

能紅道：「小姐也曾說過，婚姻是他的婚姻，外面人說好，他耳朵不曾聽見，那裡知道？以後推算，都要請到家裡來，就是他自己害羞，不好出來聽得，也好叫能紅代職，做個過耳過目的人。又說，推算的先生不要東請西請，只要認定一個，隨他判定，不必改移。省得推算的多，說話不一，倒要疑惑起來。」韋翁夫婦道：「這個不難。我平日極信服的是個江右先生，叫做張鐵嘴。以後推算，只去請他就是。」

能紅得了這一句，就叫俞阿媽傳語七郎，「叫他去見張鐵嘴，廣行賄賂，一托了他。須是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方才說到七郎身上。有我在裡面，不怕不倒央媒人過去說合。初說的時節，也不可就許，還要他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方才可以允諾。」七郎得了此言，不但奉為聖旨，又且敬若神言，一一遵從，不敢違了一字。

能紅在小姐面前，又說：「兩位高堂恐蹈覆轍，今後只以聽命為主，推命合婚的時節，要小姐自家過耳，省得後來埋怨。」小姐甚喜，再不疑是能紅愚弄他。

韋翁夫婦聽了能紅的說話，只道果然出自女兒之口。從此以後，凡有人說親，就討他年庚來合，聚上幾□處，就把張鐵嘴請來，先叫他推算。推算之後，然後合婚。張鐵嘴見了一個，就說不好，配做一處，就說不合。一連來上五六次，一次判上幾□張，不曾說出一個「好」字。

韋翁道：「豈有此理！難道許多八字裡面沒有一個看得的？這等說起來，小女這一生一世竟嫁不成了！還求你細看一看，只要夫星略透幾分，沒有刑傷損克，與妻宮無疑的，就等我許他罷了。」張鐵嘴道：「男命裡面不是沒有看得的，倒因他刑傷不重，不曾克過妻子，恐於令愛有妨，故此不敢輕許。若還只求命好，不論刑克，這些八字裡面那一個配合不來？」韋翁道：「刑傷不重，就是一樁好事了。怎麼倒要求他剋妻？」張鐵嘴道：「你真怪我說。令愛的八字只帶得半點夫星，不該做人家長婦。倒是娶過一房，頭妻沒了，要求他去續弦的，這樣八字才會得著。若還是頭婚初娶，不曾克過長妻，就說成之後，也要反悔。若還嫁過門去，不消三朝五日，就有災晦出來，保不得百年長壽。續弦雖是好事，也不便獨操箕帚，定要尋一房姬妾，幫助一幫助，才可以白髮相守。若還獨自一個坐在中宮，合不著半點夫星，倒犯了幾重關煞。就是壽算極長，也過不到二□之外。這是傾心唾膽的話，除了我這張鐵嘴，沒有第二個人敢說的。」

韋翁聽了，驚得眉毛直豎，半句不言。把張鐵嘴權送出門，夫妻兩口，自家商議。韋翁道：「照他講來，竟是個續弦的命了。娶人續弦的男子，年紀決然不小。難道這等一個女兒，肯嫁個半老不少的女婿，又是重婚再娶的不成？」韋母道：

「便是如此。方才聽見他說，若還是頭婚初娶、不曾克過長妻的，就說成之後也要翻悔。這一句話竟被他講著了，當初裴家說親，豈不是頭婚初娶？誰想說成之後，忽然中變起來。我們只說那邊不是，那裡知道是命中所招。」韋翁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他如今娶過一房，新近死了，恰好是克過頭妻的人，年紀又不甚大，與女兒正配得來。早知如此，前日央人來議親，不該拒絕他才是。」韋母道：「只怕我家不允，若還主意定了，放些口風出去，怕他不來再求？」韋翁道：「也說得是。待我到原媒面前微示其意，且看他來也不來。」

說到此處，恰好能紅走到面前。韋翁對妻子做了一個眼勢，故意走開，好等妻子同他商議。韋母就把從前的話對他述了一番，道：「丫頭，你是曉事的人，替我想一想看，還是該許他不該許他？」能紅變下臉來，假裝個不喜的模樣，說：

「有了女兒，怕沒人許？定要嫁與仇人！據我看來，除了此人不嫁，就配個三四□歲的男人，也不折這口餓氣。只是這句說話使小姐聽見不得，他聽見了，一定要傷心。還該到少年裡面去取。若有小似他的便了，若還沒有，也要討他八字過來，與張鐵嘴推合一推合。若有□分好處，便折了餓氣嫁他；

若還是個秀才，終身沒有甚麼出息，只是另嫁的好。」

韋母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就與韋翁商議，叫他吩咐媒人：

「但有續娶之家，才郎不滿二□者，就送八字來看。只是不可假借，若還以老作少，就是推合得好，查問出來，依舊不許，枉費了他的心機！」又說：「一面也使裴家知道，好等他送八字過來。」

韋翁依計而行。不上幾日，那些做媒的人寫上許多年庚，走來回覆道：「二□以內的其實沒有，只有二□之外三□以內的。這些八字送不送由他，合不合由你。」

韋翁取來一看，共有二□多張。只是裴七郎的不見，倒去問原媒取討。原媒回覆道：「自從你家回絕之後，他已斷了念頭，不想這門親事，所以不發庚帖。況且許親的人家又多不過，他還要揀精揀肥，不肯就做，那裡還來想著舊人？我說：『八字借看一看，沒有甚麼折本。』他說：『數年之前，曾寫過一次，送在你家，比小姐大得三歲，同月同日，只不同時。一個是午末未初，一個是申初未末，叫你想就是了。』」韋翁聽了這句話，回來說與妻子。韋母道：「講得不差，果然大女兒三歲，只早一個時辰。去請張鐵嘴來，說與他算就是了。」韋翁又慮口中講出，怕他說有恒心，也把七郎的年庚記憶出來，寫在紙上。雜在眾八字之中。又去把張鐵嘴請來，央他推合。

張鐵嘴也像前番。見一個就說一個不好。剛檢到七郎的八字，就驚駭起來，道：「這個八字是我爛熟的，已替人合過幾次婚姻，他是有主兒的了，為甚麼又來在這邊？」韋翁道：

「是那幾姓人家求你推合？如今就了那一門？看他這個年庚，將來可有些好處？求你細講一講。」張鐵嘴道：「有好幾姓人家，都是名門閥閱，討了他的八字，送與我推。我說這樣年庚，生平不曾多見，過了二□歲就留他不住，一定要飛黃騰踏，去做官上之官，人上之人了。那些女命裡面，也有合得著的，也有合不著的。莫說合得著的見了這樣八字不肯放手，連那合不著的都說，只要命好，就參差些也不妨。我只說這個男子被人家招去多時了，難道還不曾說妥，又把這個八字送到府上來不成？」韋翁道：「先生的話，果然說得不差。聞得有許多鄉紳大老要招他為婿，他想是眼睛忒高，不肯娶將就的女子，所以延捱至今，還不曾定議。不瞞先生說，這個男子當初原是我女婿，只因他愛富嫌貧，悔了前議，又另娶一家，不上一二年，那婦人就死了。後面依舊來說親，我怪他背盟，堅持不行。只因先生前日指教，說小女命該續弦，故此想到此人身上。這個八字是我自家記出來的，他並不曾寫來送我。」張鐵嘴道：「這就是了。我說他議親的人爭奪不過，那裡肯送八字上門！」韋翁道：「據先生說來，這個八字是極好的了。但不知小女的年庚，與他合與不合？若嫁了此人，果然有些好處麼？」張鐵嘴道：「令愛的貴造，與他正配得來。若嫁了此

人，將來的富貴享用不盡。只是一件，恐怕要他的多，輪不到府上。待我再看令愛的八字目下運氣如何，婚姻動與不動，就知道了。」說過這一句，又取八字放在面前，仔細一看，就笑起來，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！這頭親事決成！只是捱延不得。因有個恩星在命，照著紅鸞，一講便就。若到三日之後恩星出宮，就有些不穩了。」說完之後，就告別起身。

韋翁夫婦聽了這些說話，就慌張踴躍起來，把往常的氣性丟過一邊，倒去央人說合。連韋小姐心上也擔了一把干係，料他決裝身分，不是一句說話講得來的，恨不得留住恩星，等他多住幾日。獨有能紅一個倒寬著肚皮，勸小姐不要著慌，說：

「該是你的姻緣，隨你甚麼人家搶奪不去。照我的意思，八字雖好，也要相貌合得著。論起理來，還該把男子約在一處，等小姐過過眼睛，果然生得齊整，然後央人說合，就折些餓氣與他，也還值得。萬一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倒把個如花似玉的女子扭上門去，送與那丑驢受用，有甚麼甘心！」韋小姐道：「他那邊裝作不過，上門去說尚且未必就許，那裡還肯與人相？」能紅道：「不妨，我有個妙法。俞阿媽的丈夫是學中一個門斗，做秀才的他個個認得。托他做個引頭，只說請到家中說話，我和你預先過去，躲在暗室之中細看一看就是了。」

小姐道：「哄他過來容易，我和你出去煩難。你是做丫鬟的，鄰舍人家還可以走動。我是閨中的處子，如何出得大門？除非你去替我，還說得通。」能紅道：「小姐既不肯去，我只得代勞。只是一件：恐怕我說好的，你又未必中意，到後面埋怨起來，卻怎麼處？」小姐道：「你是識貨的人，你的眼睛料想不低似我，竟去就是。」

看官，你說七郎的面貌是能紅細看過的，如今事已垂成，只該急急趕人去做，為甚麼倒寬胸大肚、做起沒要緊的事來？

要曉得此番舉動，全是為著自己。二夫人的題目雖然出過在先，七郎雖然口具遵依，卻不曾親投認狀，焉知他事成之後不妄自尊大起來？屈膝求親之事，不是簇新的家主肯對著梅香做的。萬一把別人所傳的話不肯承認起來，依舊以梅香看待，卻怎麼處？所以又生出這段波瀾，拿定小姐不好出門，定是央他代相，故此設為此法，好脫身出去見他，要與他當面訂過，省得後來翻悔。這是他一絲不漏的去處。雖是私情，又當了光明正大的事做，連韋翁夫婦都與他說明，方才央了俞阿媽去約七郎相見。

能紅約七郎相見，俞阿媽許便許了，卻擔著許多干係，說：「乾柴烈火，豈是見得面的？若還是空口調情，弄些眉來眼去的光景，背人遺興，做些捏手捏腳的工夫，這還使得；萬一弄到興高之處，兩邊不顧廉恥，要認真做起事來，我是圖吉利的人家，如何使得？」所以到相見的時節，夫妻兩口著意提防，惟恐他要瞞人做事。那裡知道，這個作怪女子另是一種心腸，你料他如此，他偏不如此，不但不起淫心，亦且並無笑面，反做起道學先生的事來。

七郎一到，就要拜謝恩人。能紅正顏厲色止住他，道：

「男子漢的腳膝頭，只好跪上兩次，若跪到第三次，就不值錢了。如今好事將成，虧了那一個？我前日吩咐的話，你還記得麼？」七郎道：「娘子口中的話，我奉作綸音密旨，朝夕拿來溫頌的，那一個字不記得！」能紅道：「若還記得，須要逐句背來。倘有一字差訛，就可見是假意奉承，沒有真心向我，這兩頭親事依舊撒開，勸你不要癡想！」

七郎聽見這句話，又重新害怕起來。只說他有別樣心腸，故意尋事來難我；就把俞阿媽所傳的言語先在腹中溫理一遍，然後背將出來，果然一字不增，一字不減，連助語詞的字眼都不曾說差一個。能紅道：「這等看起來，你前半截的心腸是真心向我的了，只怕後面半截還有些不穩，到過門之後要改變起來。我如今有三樁事情要同你當面訂過，叫做『約法三章』，你遵與不遵，不妨直說，省得後來翻悔。」七郎問是那三件。能紅道：「第一件：一進你家門，就不許喚『能紅』二字，無論上下，都要稱我二夫人。若還失口喚出一次，罰你自家掌嘴一遭，就是家人犯法，也要罪坐家主，一般與你算帳。第二件：我看你舉止風流，不是個正經子弟，偷香竊玉之事，一定是做慣了的。從我進門之後，不許你擅偷一人，妄嫖一妓。我若查出蹤跡，與你不得開交。你這副腳膝頭跪過了我，不許再跪別人。除日後做官做吏叩拜朝廷、參謁上司之外，擅自下人一跪者，罰你自敲腳骨一次。只除小姐一位，不在所禁之中。第三件：你這一生一世，只好娶我兩個婦人，自我之下，不許妄添蛇足。任你中了舉人進士，做到尚書閣老，總用不著那三個婦人。如有擅生邪念，說出『娶小』二字者，罰你自己撞頭，直撞到皮破血流才住。萬一我們兩個都不會生子，有礙宗祧，且到四口以後，別開方便之門，也只許納婢，不容娶小。」

七郎初次相逢，就見有這許多嚴政，心上頗覺膽寒。因見他姿容態度不是個尋常女子，真可謂之奇嬌絕豔，況且又有撥亂反正之才，移天換日之手，這樣婦人，就是得他一個，也足以歌舞終身。何況自他而上還有人間之至美。就對他滿口招承，不作一毫難色。俞阿媽夫婦道：「他親口承認過了，料想沒有改移。如今望你及早收功，成就了這樁事罷。」能紅道：「翻覆覆雨之事，他曾做過一遭。親尚悔得，何況其他！」

口裡說來的話作不得准，要我收功完事，須是親筆寫一張遵依，著了花押，再屈你公婆二口做兩位保人，日後倘有一差二錯，替他講起話來，也還有個見證。」俞阿媽夫婦道：「講得極是。」就取一副筆硯、一張綿紙，放在七郎面前，叫他自具供狀。七郎並不推辭，就提起筆來寫道：

立遵依人裴遠：今因自不輸心，誤受庸媒之惑，棄前妻而不娶，致物議之紛然。猶幸篡位者天亡，待年者未字，重敦舊好。雖經屢致媒言，為易初盟，遂爾頻逢岳怒。賴有如妻某氏，造福閩中，出巧計以回天，能使旭輪西上；造奇謀而縮地，忽教斷壁中連。是用設計酬功，剖肝示信：不止分茅錫土，允宜並位於中宮；行將道寡稱孤，豈得同名於臣妾？虞帝心頭無別寵，三妃難並雙妃；男兒膝下有黃金，一屈豈堪再屈！懸三章而示罰，雖云有挾之求；秉四德以防微，實係無私之奉。永宜恪守，不敢故違，倘有跳樑，任從執樸。

能紅看了一遍，甚贊其才。只嫌他開手一句寫得糊塗，律以《春秋》正名之義，殊為不合。叫把「立遵依人」的「人」字加上兩畫，改為「夫」字。又叫俞阿媽夫婦二人著了花押，方才收了。

七郎又問他道：「娘子吩咐的話，不敢一字不依。只是一件：我家的人我便制得他服，不敢呼你的尊名；小姐是新來的人，急切制他不得，萬一我要稱你二夫人，小姐倒不肯起來，偏要呼名道姓，卻怎麼處？這也叫做家人犯法，難道也好罪及我家主不成？」能紅道：「那都在我身上，與你無干。只怕他要我做二夫人，我還不情願做，要等他求上幾次方肯承受著哩。」說過這一句，就別了七郎起身，並沒有留連顧之態。

回到家中，見了韋翁夫婦與小姐三人，極口贊其才貌，說：

「這樣女婿，真個少有，怪不得人人要他。及早央人去說，就賠些下賤了也是不折本的。」韋公聽了，歡喜不過，就去央人說親。韋母對了能紅，又問他道：「我還有一句話，一向要問你，不曾說得，如今小姐遲不去了。有許多仕宦人家要娶你做小，日日央人來說，我因小姐的親事還不曾著落，要留你在家做伴。如今他的親事央人去說，早晚就要成了，他出門之後，少不得要說著你。但不知做小的事，你情願不情願？」

能紅道：「不要提起，我雖是下賤之人，也還略有些志氣。莫說做小的事斷斷不從，就是貧賤人家要娶我作正，我也不情願去。寧可遲些日子，要等個像樣的人家。不是我誇嘴說，有了這三分人才、七分本事，不怕不做個家主婆。老安人不信，辦了眼睛看就是了。」韋母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小姐嫁出門，你還是隨去不隨去？」能紅道：「但憑小姐。他若怕新到夫家，沒有人商量行事，要我做個陪伴的人，我就隨他過去，暫住幾時，看看人家的動靜，也不叫做無益於他。若還說他有新郎做伴，不須用得別人，我就在家中，也沒有甚麼不好。只有一件事，我替他甚不放心，也要在未去之先，定下個主意才好。」

說話的時節，恰好小姐也在面前，見他說了這一句，甚是疑心，就同了母親問是那一件事。能紅道：「張鐵嘴的話，你們記不得麼？他說小姐的八字止帶得半點夫星，定要尋人幫助，不然，恐怕三朝五日之內就有災晦出來。他嫁將過去，若不叫丈夫娶小，又怕於身命有關；若還竟叫他娶，又是一樁難事。世上有幾個做小的人肯替大娘一心一意？你不吃他的醋，他要拈你的酸，兩下爭鬧起來，未免要淘些小氣。可憐這位小姐又是慈善不過的人，我同他過了半生，重話也不曾說我一句。如今沒氣淘的時節，倒有我

在身邊替他消愁解悶；明日有了個淘氣的，偏生沒人解勸，他這個嬌怯身子，豈不弄出病來？」說到此處，就做出一種慘然之態，竟像要啼哭的一般。引得他母子兩人悲悲切切，哭個不了。能紅說過這一遍，從此以後，就絕口不提。

卻說韋翁央人說合，裴家故意相難，不肯就許。等他說到至再三，方才踐了原議，選定吉日，要迎娶過門。韋家母子被能紅幾句話觸動了心，就時時刻刻以半點夫星為慮。又說能紅痛癢相關，這個女子斷斷離他不得，就不能夠常相倚傍，也權且帶在身邊，過了三朝五日，且看張鐵嘴的說話驗與不驗，再做區處。故此母子二人定下主意，要帶他過門。

能紅又說：「我在這邊，自然該做梅香的事，隨到那邊去，只與小姐一個有主婢之分，其餘之人，我與他並無統屬，『能紅』二字是不許別人喚的。至於禮數之間，也不肯分卑賤，將來也要嫁好人做好事的，要求小姐全些體面。至於抬我的轎子，雖比小姐不同，也要與梅香有別。我原不是贈嫁的人，要加上兩名轎夫，只當送親的一樣，這才是個道理。不然，我斷斷不去。」韋氏母子見他講得人情，又且難於拋撇，只得件件依從。

到了這一日，兩乘轎子一齊過門。拜堂合巹的虛文雖讓小姐先做，倚翠偎紅的實事到底是他筋節不過，畢竟占了頭籌。這是甚麼原故？只因七郎心上原把他當了新人，未曾進門的時節，就另設一間洞房，另做一副鋪陳伺候。又說良時吉日，不好使他獨守空房，只說叫母親陪伴他，分做兩處宿歇。原要同小姐睡了半夜，到了三更以後托故起身，再與二夫人做好事的。不想這位小姐執定成親的古板，不肯趨時脫套，認真做起新婦來，隨七郎勸了又勸，扯了又扯，只是不肯上牀。那裡知道這位新郎是被丑婦惹厭慣的，從不曾親近佳人，忽然遇見這般絕色，就像餓鷹看了肥雞，饞貓對著美食，那裡發極得了！若還沒有退步，也只得耐心忍性，坐在那邊守他。當不得肥雞之旁現有壯鴨，美食之外另放佳餚。為甚麼不去先易而後難，倒反先難而後易？就借個定省爺娘的名色，托故抽身，把三更以後的事情在二更以前來做。

能紅見他來得早，就知道這位小姐畢竟以虛文誤事，決不肯蹈人的覆轍，使他見所見而來者，又聞所聞而往。一見七郎走到，就以和藹相加，口裡便說好看話兒，叫他轉去，念出《詩經》兩句道：

兩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。

心上又怕他當真轉去，隨即用個挽回之法，又念出《四書》二句道：

既來之，則安之。

七郎正在急頭上，又怕擔擱工夫，一句話也不說，對著牙牀，扯了就走，所謂「忙中不及寫大壹字」。能紅也肯托熟，隨他解帶寬衣，並無推阻，同人駕衾，做了第一番好事。據能紅說起來，依舊是尊章小姐，把他當做本官；只當是胥役向前，替他擺個頭踏。殊不知尊崇裡面卻失了大大的便宜，世有務虛名而不顧實害身，皆當以韋小姐為前車。

七郎完事之後，即便轉身走到新人房內，就與他雍容揖遜起來。那一個要做古時新人，這一個也做古時新郎，暫且落套違時，以待精還力復。直陪他坐到三更，這兩位古人都做得不耐煩了，方才變為時局，兩個笑嘻嘻的上牀，做了幾次江河日下之事。做完之後，兩個摟在一處，呼呼的睡著了。

不想睡到天明，七郎在將醒未醒之際忽然大哭起來，越哭得凶，把新人越摟得緊。被小姐喚了數次，才驚醒轉來，啐了一聲，道：「原來是個惡夢！」小姐問他甚麼惡夢，七郎只不肯講，望見天明，就起身出去。小姐看見新郎不在，就把能紅喚進房來替自己梳頭刷鬢。妝飾已完，兩個坐了一會，只見有個丫鬟走進來，問道：「不知新娘昨夜做個甚麼好夢，夢見些甚麼東西？可好對我們說說？」小姐道：「我一夜醒到天明，並不曾合眼，那有甚麼好夢？」那丫鬟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相公為甚麼原故，清早就叫人出去請那圓夢的先生？」小姐道：

「是了，他自己做個惡夢，睡的好好的忽然哭醒，及至問他，又不肯說。去請圓夢先生，想來就是為此。這等，那圓夢先生可曾請到？」丫鬟道：「去請好一會了，想必就來。」小姐道：

「既然如此，等他請到的時節，你進來通知一聲，引我到說話的近邊去聽他一聽，且看甚麼要緊，就這等不放心，走下牀來就請人圓夢。」

丫鬟應了出去，不上一刻，就趕進房來，說：「圓夢先生已到，相公怕人聽見，同他坐在一間房內，把門都關了，還在那邊說閒話，不曾講起夢來。新娘要聽，就趁此時出去。」

小姐一心要聽惡夢，把不到三朝不出繡房的舊例全不遵守，自己扶了能紅，走到近邊去竊聽。

原來夜間所做的夢甚是不祥，說七郎摟著新人同睡，忽有許多惡鬼擁進門來，把鐵索鎖了新人，竟要拖他出去。七郎扯住不放，說：「我百年夫婦方才做起，為甚麼原故就捉起他來？」那些惡鬼道：「他只有半夫之分，為什麼摟了個完全丈夫？況且你前面的妻子又在陰間等他，故此央我們前來捉獲。」說過這幾句，又要拽他同去。七郎心痛不過，對了眾鬼再三哀告道：「寧可拿我，不要捉他！」不想那幾個惡鬼拔出刀來，竟從七郎腦門劈起，劈到腳跟，把一個身子分為兩塊，正在疼痛之際，虧得新人叫喊，才醒轉來。你說這般的惡夢，叫人驚也不驚，怕也不怕！況又是做親頭一夜，比不得往常，定然有些干係，所以接他來詳。

七郎說完之後，又問他道：「這樣的夢兆。自然凶多吉少，但不知應有幾時？」那詳夢的道：「凶便極凶，還虧得有個『半』字可以釋解。想是這位令正命裡該有個幫身，不該做專房獨閨，所以有這個夢兆。起先既說有半夫之分，後來又把你的尊軀剖為兩塊，又合著一個『半』字，叫把這個身子分一半與人，就不帶他去了。這樣明明白白的夢，有甚麼難解？」

七郎道：「這樣好妻子，怎忍得另娶一房，分他的寵愛？寧可怎麼樣，這是斷然使不得的。」那人道：「你若不娶，他就要喪身，疼他的去處，反是害他的去處，不如再娶一房的好，你若不信，不妨再請個算命先生，看看他的八字，且看壽命何如，該有幫助不該有幫助，同我的說話再合一合就是了。」七郎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就取一封銀子謝了詳夢先生，送他出去。

小姐聽過之後，就與能紅兩個悄悄歸房，並不使一人知道，只與能紅商議道：「這個夢兆正合著張鐵嘴之言，一毫不錯，還要請甚麼先生，看甚麼八字？這等說起來，半點夫星的話是一毫不錯的了。倒不如自家開口，等他再娶一房，一來保全性命，二來也做個人情，省得他自己發心娶了人來，又不知感激我。」能紅道：「雖則如此，也還要商量，恐怕娶來的人未必分服貼，只是捱著的好。」小姐聽了這句話，果然捱過一宵，並不開口。

不想天公湊巧，又有催帖送來。古語二句說得不錯：

陰陽無耳，不提不起。

鬼神禍福之事，從來是提起不得的；一經提起，不必在暗處尋鬼神，明中觀禍福，就在本人心上生出鬼神禍福來。一舉一動，一步一趨，無非是可疑可怪之事。韋小姐未嫁以前，已為先人之言所感，到了這一日，又被許多惡話觸動了疑根，做女兒的人有多少膽量？少不得要怕神怕鬼起來。又有古語二句道得好：

日之所思，夜之所夢。

裴七郎那些說話，原是成親之夜與能紅睡在一處，到完事之後教導他說的。第二日請人詳夢，預先吩咐丫鬟，引他出去竊聽，都是做成的圈套。這叫做「巧婦勾魂」，並不是「癡人說夢」。一到韋小姐耳中，竟把假夢變作真魂，耳聞幻為目擊，連他自己睡去也做起極凶極險的夢來。不是惡鬼要他做替身，倒說前妻等他做伴侶。做了鬼夢，少不得就有鬼病上身，懨懨纏纏，口中只說要死。

一日，把能紅叫到面前，與他商議道：「如今捱不去了。」

我有句要緊的說話，不但同你商量，只怕還要用著你，但不知肯依不肯依？」能紅道：「我與小姐，分有尊卑，情無爾我，只要做得的事，有甚麼不依？」小姐道：「我如今現要娶小，你目下就要嫁人，何不把兩樁事情並做一件做了？我也不消娶，你也不嫁，竟住在這邊，做了我家第二房，有甚麼不好？」

能紅故意回覆道：「這個斷使不得。我服事小姐半生，原要想個出頭的日子，若肯替人做小，早早就出去了，為甚麼等到如今？他有了銀子，那裡尋不出人來，定要苦我一世？還是別娶的好。」小姐道：「你與我相處半生，我的性格就是你的性格。雖然增了一個，還是同心合膽的人，就是分些寵愛與你，也不是別人。你若生出兒子來，與我自生的一樣，何等甘心。若叫他外面去尋，就合著你的說話，我不吃他的醋，他要拈我的醋，淘起氣來，有些甚麼好處？求你看□六年相與之情，不要推辭，成就我這樁心事罷。」

能紅見他求告不過，方才應許。應許之後，少不得又有題目出來，要小姐件件依他，方才肯做。小姐要救性命，有甚麼不依。議妥之後，方才說與七郎知道。七郎受過能紅的教誨，少不得初說之際，定要學王莽之虛謙，曹瞞之固遜，有許多欺世盜名的話說將出來，不到黃袍加身，決不肯輕易即位。

小姐與七郎說過，又叫人知會爺娘。韋翁夫婦聞之，一發歡喜不了，又辦一付嫁妝送來。與他擇日成親，做了第二番好事。

能紅初次成親，並不裝作，到了這一夜，反從頭做起新婦來。狠推硬扯，再不肯解帶寬衣，不知為甚麼原故。直到一更之後，方才說出真情：要他也像初次一般，先到小姐房中假宿一會，等他催逼幾次，然後過來。名為盡情，其實是還他欠帳。能紅所做之事，大率類此。

成親之後，韋小姐疑心既釋，災晦自然不生，日間飲食照常，夜裡全無惡夢，與能紅的身子一齊粗大起來。未及一年，各生一子。夫妻三口，恩愛異常。

後來七郎聯擢高魁，由縣令起家，屢遷至京兆之職。受了能紅的約束，終身不敢娶小。

能紅之待小姐，雖有欺誑在先，一到成親之後，就輸心服意，畏若嚴君，愛同慈母，不敢以半字相欺，做了一世功臣，替他任怨任勞，不費主母纖毫氣力。世固有以操莽之才而行伊周之事者，但觀其晚節何如耳。